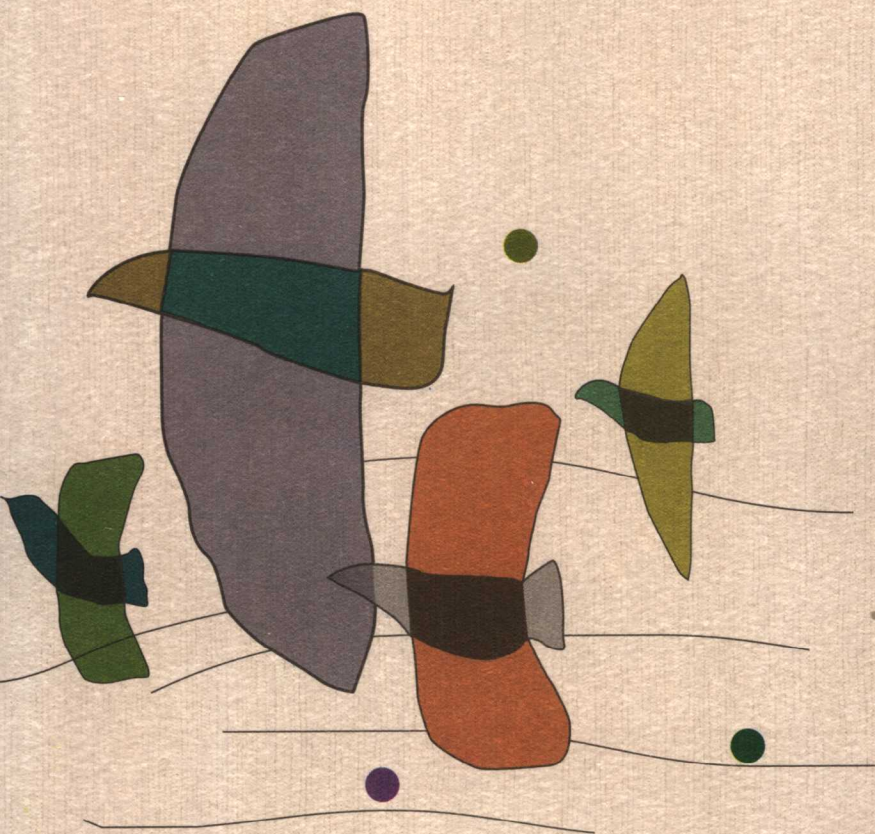


2004

中国奇幻文学精选 年

胡晓晖 郑文静 胡雨瑾 陈新杰 选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04

中国奇幻文学精选 年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/胡晓晖等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54-2925-4

I .2...

II .胡...

III 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929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封面设计:翔 凌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开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5.625 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64 千字 印数:1-11000 册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神殇·啼血无痕·····	丽 端(1)
人偶师 ·····	狼小京(62)
落花如梦 ·····	明 寐(94)
战争岁月·····	暗黑之川(127)
希波吕忒·····	青 铮(141)
祭品·····	默 雨(173)
战士与魔法师·····	晓风飞翔(193)
维斯山幽灵龙 ·····	Direking(215)
醉鬼和召唤兽·····	织 羽(248)
TIME ·····	香 蝶(259)
潜入贵阳·····	凌 晨(293)
冰上海·····	呼 呼(339)
坟·····	陈椒帆(353)
铀花·····	杨丹涛(360)
星语者 ·····	Shake Space(383)
圆圆的肥皂泡·····	刘慈欣(395)
猴王哈努曼·····	大 角(414)
道标人·····	Jedicat(435)

长篇小说存目

风姿物语·····	罗森(台湾)(447)
创世战士·····	狼小京(452)
异人傲世录·····	明 寐(457)
球状闪电·····	刘慈欣(461)
天意·····	原著:钱莉芳 缩写:郑文静(466)
千魂夜恸·····	黑 压(472)
吸血盟 1:蓝蝴蝶之吻 ·····	张小娴(香港)(478)
天使迷梦·····	游素兰(台湾)(480)
天维之门·····	子渔非(482)
2004 年的中国奇幻文学(代后记) ·····	编 者(490)

神殇·啼血无痕

丽 端

帝遣天吴移海水

归墟的水，永远无增无减。

天上的银河，八荒九州的水流，最后都注入这一片洪溟之中。站在岱舆山琥珀色的悬崖边望下去，浅紫的海水仿佛被提炼得越来越浓，终于在天际由靛蓝化为墨青一线。

“姐姐快看，禺疆他们来了！”杜宇兴奋地叫了一声，朝着崖边跑上几步，却不忘回头又招呼了一下，“姐姐！”

“看见了。”杜芸终于停下了手中的石杵，抬头微笑道，“海神禺疆正驱赶着新俘获的巨鳌，来替换我们脚下的三头巨鳌了。”海风拂乱了她银白的长发和衣衫，那绣在裙裾的乌金色的精卫，仿佛活了一般在云海中穿梭。

“禺疆真了不起啊！”杜宇情不自禁地赞叹着。他穿着和杜芸一样的白袍，下摆刺绣的精卫在肆虐的暴风中翩然欲飞，而一眼看上去便不同的，是他一头乌黑的头发，黑得像静卧在归墟之下、永不见天日的海沟。

“六万年的苦役，又开始了新的轮回……”杜芸轻叹了一声，眼光又落回石臼中深碧色的玉砾上，看着它们在自己一下又一下的春磨中变得细如齏粉。

杜宇应了一声，却没有在意身旁姐姐的慨叹。这个少年的视线，此刻已被远处壮阔的景象完全吸引：只见一抹乌沉的弧线推动

着深紫色的海水，渐渐从天际涌来，越来越近，仿佛立时就会将穹庐般的天空遮没了似的——那是西海巨鳌背甲的轮廓。而健美勇武的海神禺疆，则披着雪白的斗篷，高高地站立在这背甲的顶端，头顶着太阳披下的万千金芒，把宝石般璀璨透明的海水切割出瞬息合拢的缝隙。直到禺疆头顶的金冠也完全没入水下，破裂的海面又恢复如初。

英勇无匹的海神啊，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他一样呢？杜宇的思绪刚飘到这里，猛不防脚下的大地剧烈地颠簸起来。“姐姐……”张口吐去迎面灌进口中的海水，少年猛地扑向身旁的女子，拉着她的胳膊往身后的高地飞去。

“没事，只是巨鳌在换班罢了。”杜芸有些爱惜地看着弟弟惶急的神情，柔声道，“还是这么沉不住气，若是鸣奇仙长见了，怕又要责怪你不用心修道吧。”

“我顶讨厌那个老头儿了……”杜宇低声嘟哝了一句，脸却有些红。

又一番地动山摇般的震动，颠簸的海水哗啦啦地漫到了他们脚下，又无奈地退了下去。

“啊呀，姐姐春的玉英！”杜宇猛地醒悟过来，一个闪身便冲到石臼前，懊恼地叫道，“辛苦春了这么久，却被浪头给冲跑了……”

“再春就是了。”杜芸微笑地看着杜宇，“春玉英本就是我的差使，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”

“可这分明是天帝……”

“我是自愿的，天帝当时给了我选择的机会。”杜芸耐心地开始用石杵把玉石砸成小块，“禺疆应该还带了些新鲜玩意来，你过去看看吧。”

踟蹰着走了几步，杜宇回头怔怔地看着姐姐低头操劳的背影。杜芸的苦役是天庭的惩罚，任何人都不得用法术帮助她，何况，对于涤荡无尘的神人来说，做这种下贱的活计本身就是莫大的羞辱，

辛劳倒还是其次了。他抬头看了看，天空幽深得如同不可捉摸的眼眸，终于敛住心神，换来一片浮云凌驾而去。

息了蹶云诀，落在岱舆山另一端的翔风台上，杜宇径直走到玉石栏杆前。旁边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男女见他过来，都背转了身子，有意地挪开几步。他知道若不是为了观看六万年一次的换鳌仪式，他们恐怕早就离得他远远的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面上反而挂出了一缕满不在乎的浅笑。

翔风台建在岱舆山东麓的沙湾之上，突兀地从石壁上伸出，云气氤氲中仿佛一只振翅俯瞰的海鸟。杜宇此刻正看见一队队黑衣人陆续从海底走上岸来，他们的神情因为长久的跋涉而疲惫委顿，衣衫磨破的肩上挽着纤绳，正吃力地把一车车奇珍异玩从海底的沙砾场中拖上来。从高处望下去，密密麻麻的人群恰似暴雨到来前搬巢的蝼蚁，无声而坚忍。

“都是西海战败的俘虏吧……”一个少女的声音传到了杜宇耳中，“其实凭神界的法力，何必要他们巴巴地把东西从海底拖过来呢？”

“嘻，蕙离你又不懂了。”立时有一个声音接上了她的话，“咱们哪里是稀罕他们这些破玩意，不过是要消磨这些妖奴的志气罢了。神人若不能驱使凡人和妖奴，那做神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杜宇冷笑了一下，后面说话的正是鸣奇仙长的孙子潍繁。

一个黑衣的少年一步拖一步地从海中走上岸来，走入了众人的视线。他没有被编入拉纤的队伍，却是独自背负着一只玳瑁箱。硕大的箱子压得他细瘦的身体不住发颤，在沙滩上留下两串深陷的脚印。没走几步，他脚下一个趔趄，差点把箱子摔到地上去。

或许是因为那少年孤单却倔犟的身影让他心中一动，杜宇伸出手指，朝着黑衣少年的方向画了一个符咒。

顷刻之间，沉重的玳瑁箱慢慢从那少年的背上漂浮起来，仿佛一只风筝自动地向半山腰的藏珍阁飘去。看着骤然轻松的少年惊异

的表情，杜宇忍不住露出了笑意。

忽然，似乎有谁把风筝的系线拦腰截断，玳瑁箱蓦地从半空中跌回，砰地砸在那黑衣少年的脊背上，把毫无防备的他重重砸倒在沙地里。而那玳瑁箱滚了几滚，箱盖也跌了开来，滚落出一地明珠玉石。

“潍繁，法力又有长进啊。”杜宇嘲讽地笑着，朝着那群表情各异的少年男女走上了一步。

“妖奴就应该做苦工！”潍繁挑衅地看着杜宇，轻蔑地道，“想帮妖奴，你和你姐姐一样贱！”

“我就是闲着没事想帮他，怎么样？”杜宇一笑，背转身扔下这句话，身体骤然如离弦之箭向着翔风台下的沙滩射去。

此刻那黑衣少年已把散落的珠宝拣回了箱中，正咬着牙把箱子重新负到背上。然而箱子却蓦地一轻，一个声音传到他耳中：“我来帮你。”

“不，仙长……”黑衣少年本能地退开了一步，惊惧地打量着面前风神俊秀、飘然出尘的同龄人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杜宇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随即惊异地盯着黑衣少年金色的眼睛，“你的眼睛真特别。”

“嗯。”黑衣少年低低地应了一句。

“仙长小心！”杜宇正寻思如何打开话匣子，冷不防黑衣少年猛然叫了一声。他一惊之下，蓦地旋身而退，躲过了头顶降下的一阵黑雨，却不料一脚正踏进一个坑中，满坑乌黑的墨汁溅满了他的白袍。

“杜宇，你喜欢和那些肮脏的妖奴在一起，我们就帮你染黑衣服吧。”翔风台上，一群少年早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杜宇看着墨汁从自己袍角淋漓而下，抬头向台上的少年们笑道：“三分颜色便想开染坊，你们的手艺也太差了些。”转回头，向怔忡不安的黑衣少年微微一笑：“没事——老穿白衣服，也很让人

腻味呢。”话虽轻松，心中却知道此刻的行为对于洁身自好的众神来说确实已过于逾矩，不由有些后悔一时的负气莽撞。然而等他终于抬起头，却撞上了远处一缕怜爱而赞赏的目光，于是杜宇的笑意就如同初春的藤蔓，不经意间爬满了眉梢眼角。

“她是谁？”一直沉默的黑衣少年忽然开口问道。

“她是我姐姐。”杜宇略有些得意地说，“她很漂亮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温和的眼睛。”黑衣少年低声说着，眼光却从杜芸的身上转开了。

“你有亲人一起来吗？”并没有注意他腼腆的表情，杜宇抬着箱子，自顾问着。

“我父母也来了。”黑衣少年静静地打断了杜宇的四顾，“你看不见他们的。”

“那就下次吧。”杜宇也没放在心上，抹一把鼻子上的汗，笑着说，“我叫杜宇，你呢？”

黑衣少年黧黑的脸上第一次闪过了耻辱的神色，好半天才强笑着向杜宇看过来：“我叫阿灵。”

“那么我们现在是朋友了。”杜宇带着一种不容推辞的口气说。他污糟了的白袍随着他的笑容在阿灵的眼中闪动，显出一种张扬夺目的容光。

被发奔流竟何如

“阿灵，快完了吗？我带你去紫泥海玩。”杜宇笑嘻嘻地看着忙碌的黑衣少年。

“挂完这一箱就好了。”阿灵踩着梯子，一边将箱中的珠玉点缀到身前的碧轩树上，一边答应着。

“神界的规矩真可笑，干吗非要把这些玩意都挂到树枝上去？好欺骗那些修道的凡人，让他们以为神界的树上真是结珠宝的么？”杜宇嗤笑了一声，双手在箱子里一抓，“我帮你挂好了。”

“不用了……”阿灵犹豫了一下，终于道，“被别人看见不好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杜宇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，顺手就把一只玉璫坠上了树枝。

阿灵无奈地看了看他，想说什么却没有出口。

穿越始终迷漫在岱舆山腰的云雾，杜宇引领着阿灵，走到了西岸的紫泥海边。

“下来玩啊！”杜宇扑通一声就跳入了海中，荡漾的海水立时将他的白袍染成了紫色，他快活地笑着，向岸上的阿灵招呼。

“不，西海的俘虏是不能碰海水的……”阿灵瑟缩了一下，苦笑道，“我不像你们神人这样自由自在。”

“自由自在？”杜宇习惯性地笑了两声，身影却蓦地停滞了，就那么站在海水中，沉默了开去。

“阿宇？”好半天，阿灵终于试探地叫了他一句。

“其实，没有人能够自由自在。”杜宇看了看天，慢慢地从水中走上来，抖去衣服上紫色的水珠，坐在阿灵身边，“这一片海水属于九州东极的归墟，归墟上有五座神山——岱舆、员峤、方壶、瀛洲、蓬莱，咱们现在就在岱舆山上。五座神山原本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，是天帝怕神山沉没，专门命令海神禺疆到西海捉来十五只巨鳌，每三只为一组，把五座神山用头顶了起来，六万年一换，这样神山才不至于飘荡倾覆。不过所有的神人还是成日担心西海叛乱，不肯服役，万一神山真的沉没，我们就无家可归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杜宇猛然醒悟阿灵正是来自西海，连忙住了口，神情有些讪讪。

“西海不会叛乱的。贡献一些族人换来安宁的日子，也没什么不好。”阿灵的目光，静静地望进了归墟的深处。

杜宇心里有些懊悔，连忙笑着换了个话题：“你看，那就是银河了。虽然银河的水最后也注入归墟，却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到达银河的最深处。”

“我倒是发现，这里一年之中有几天洋流的方向是流向银河的。”阿灵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说出来，“我们以前在西海的时候，有人就会建造贯星槎，顺流可以漂上银河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杜宇一拍脑袋，兴高采烈地向阿灵道，“那我们也造一个贯星槎，漂到银河里去，说不定可以带你看到天宫呢。”

“我可以帮你，碧轩树挺适合造贯星槎的。”阿灵有些落寞地强笑着，“不过我没法陪你，我们做仆役的，不能擅自离开神山。”

“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去跟鸣奇仙长求情，让他破例一次……”杜宇忽然记起了什么，连忙站起身道，“姐姐还有事找我呢，你别忘了先造好木筏啊……”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岱舆山顶的一方巨石被白发的女子推开，露出一条长长的石阶。杜芸一手持着镶着一颗硕大明珠的短杖，一手拉了杜宇的手，沿着黑沉沉的石阶走下去。

“天帝终于答应了姐姐的请求？”杜宇边问边睁大眼睛辨认着脚下的台阶。

“是的。”漆黑的甬道中，杜芸的声音嗡嗡回响，倒像是叹息一般。

“那个凡人，真的值得姐姐如此吗？”杜宇的眼睛盯着明珠照耀下无穷无尽的阶梯，忽然问。

“自然是值得的。”杜芸苦笑了一下，“可惜天帝始终不肯相信。”

杜宇没有吭声，只是怜惜地看着姐姐的身影。那时即将嫁为天妃的杜芸，竟然不顾惜身份，与一个肮脏低贱的凡人关系暧昧，甚至帮助他逃避神界的责罚，终于让天帝震怒。那个凡人的魂魄最后被锁进了冥府，永世不见天日，而杜芸也被封印了一切法力，成为岱舆山上惟一著白袍、佩族徽的仆役。

“姐姐还在爱着那个人吧？”杜宇记得那个人死去的时候，姐姐

沉默地跪坐在他身边，漆黑的长发渐渐变成了银白，仿佛一帘冰冻的眼泪。

“如果这不是爱，我就不知道爱是什么了。”杜芸似乎想了想才做出回答，“那时唐国的国君得罪了神人，天帝照例降下了瘟疫。他……他居然跑到神庙里指斥天帝，还煽动凡人摒弃祭祀和卜筮，天帝只好把他拘禁在冥府的最底层，用绝对的黑暗和孤独作为对他的惩罚。但是从他那里，我知道了一个人能够多么高洁，多么坚韧，那是无欲无垢、神通广大的神人也无法比拟的。”

“姐姐放心去便是。”杜宇不愿姐姐伤心，语气骤然轻快起来，“这几只大乌龟就交给我好了。”

“其实也是很简单的，把储存好的食物喂给它们就行。”石阶已经到了尽头，此刻他们已站在中空的神山的底部。通过打磨得透明的地面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三只巨鳌硕大无朋的头颈，在汹涌的暗流中死死地撑住整个岱舆神山的平稳。

杜芸举高神杖上的明珠，微弱的光亮下她的神情甚是哀悯，低声道：“它们都是西海的王族，可以化为人身的，现在却被强迫来服六万年的苦役……你有空的话，不光给它们喂食，也陪它们说说话吧。”

“好。”杜宇答应着，眼光扫过那三头浸没在海水中、努力抬着头颈的巨鳌。乌沉沉望不到边缘的背甲，褶皱粗糙的颈部皮肉，一动不动的金红眼珠，怎么都很难让人提起兴趣来。“好在姐姐只是去七天。”杜宇暗暗对自己说，“我可不喜欢这些腥湿的家伙。”

“这就是你造的贯星槎了？”杜宇好奇地跳上了精致的木筏，东摸西看，赞不绝口，“阿灵真了不起！”

“西海的人都会的。”黑衣少年谦逊地笑了笑。

“让我先试试吧。”杜宇划了几下，便掌握了操纵贯星槎的方法，心中一阵得意，朝岸上的阿灵叫道，“你也上来，咱们四处去

转转!”

阿灵的眼中闪过一丝向往的表情，却终于抿紧嘴唇摇了摇头。

杜宇记起西海仆役所受的限制，然而方才阿灵一闪即逝的渴慕却突然激发了他的豪情。他衣袖一抖，立时有一片素白的光芒卷住了阿灵的腰，极为轻松地把她细瘦的身体拽上了贯星槎。“没关系的。”看着黑衣少年瞬间苍白的神色，杜宇发誓一般地安慰着他，“我们只在岱舆山附近转一转，有什么事我来担当好了。”

由于是神界的碧轩树所造，贯星槎的速度比普通的木筏快了无数倍。乘风破浪之际，凛冽的海风扑面而来，刮得脸上生疼，可两个少年却丢弃了最初的拘谨，兴致越发高涨。“真好啊，又像回到西海了呢……”阿灵叹息般地赞叹着，飞动的头发下，他的神色似乎已渐渐坠落到瑰丽的梦境中。

“看，那就是银河了。”杜宇抬起头，神往地望着远方闪烁着银光的白练。他摇橹的手已经放开了，他们此刻正顺着洋流在浩瀚的归墟中漂流。很快，贯星槎就漂出了紫泥海，岱舆山也在他们身后越来越远了。

“咱们该回去了。”眼见晶莹剔透的银河已近在咫尺，阿灵忽然惊醒了一般提醒着。

“好吧。”杜宇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银河壮阔的波涛中收回来，重新摇着木桨，试图将贯星槎调转方向。然而汹涌的洋流却似乎被前方的漩涡所吸引，继续朝着银河的方向狂奔而去。“快来帮我！”杜宇大声向阿灵叫道。

阿灵跳起身，扑到贯星槎后部，与杜宇合力地摇着橹。可是风浪却似乎越来越急，刚勉强转了一点方向的贯星槎瞬间又被海流向着银河卷去。两个人的衣服都被浪花浸透了，滔天的巨浪仿佛一头头扑腾而下的怪兽，似乎随时可以把他们吞噬到大海深处。

“再试一次！”铺天盖地的浪头中，杜宇声嘶力竭地向阿灵叫道。

“没用了。”阿灵忽然放开了手，筋疲力竭地坐倒在木筏上，苦笑道，“我们遇上了罕见的月汐，这贯星槎只怕真要漂到银河的最深处去了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杜宇急切地问道。

“没关系，你可以飞回岱舆山去。”阿灵笑了笑。反正对于身为神人的杜宇，这一次航行不过是个新鲜刺激的游戏罢了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阿灵的手指伸到了冰冷的海水中，似乎要冷却身体里某种灼热的情绪，轻轻道，“等月汐过去了，我可以驾着贯星槎回去。”

杜宇回头望了望岱舆山的方向，他知道凭自己的法力是不够带着阿灵飞回去的。

“那我陪你在这里。”杜宇放开了木桨，抱膝坐在阿灵身边，笑嘻嘻地看着一身狼狈的朋友。

一个巨浪扑过来，贯星槎剧烈地颠簸了一下。“小心！”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，同时伸手握住了对方，相视而笑。

如果就这样一直漂下去，也好。那一刻，杜宇忽然想。

天色越来越晦暗了，天空中再不见了太阳，也不见了星辰，四面八方似乎只剩下银白的河水。他们已经不知道究竟漂流了多久，银河仿佛一个没有尽头的漩涡，卷带着每一粒微尘流向未知的远方。

“这样漂下去，我们一定能到达银河的最深处吧……”杜宇轻快地向阿灵笑道。

“好像有人来了。”阿灵转头回望，原本宁静的语声中突兀地带上了一丝惊恐。

杜宇蓦地回转了身。灰蒙蒙的天空上，四五个神人凌空而来，那当先坐在辟水青兕身上的，正是岱舆山的鸣奇仙长。

“大胆妖奴，竟敢私自出逃！左右，给我拿下！”鸣奇仙长的脸

上，罩着一层铁青的寒霜，而他威严冷峻的语声，更是如同巨浪一般，把呆立的杜宇砸懵了。

大江翻澜神曳烟

“杜宇，你可知罪？”玉真殿上，身为岱舆山众神之首的鸣奇仙长端坐在正中，目光向跪在丹陛下的两个少年冷冷压下。

“我私带、私带……妖奴出行，自是有罪。”嗫嚅了几声，杜宇终于还是把“妖奴”两个字吐出口来，尽管他以前从来不愿意使用这侮辱的字眼。

“还不仅于此吧。”鸣奇仙长的口气越发严厉了，“在归墟里漂了六七日，你是不是想帮这个妖奴逃回西海去？”

“没有！”杜宇悚然一惊，深知这个罪名如果坐实，自己将要面临如何严重的惩罚。然而看到大殿上各位神人满面的不信与不屑，他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声辩白是多么苍白无力。

角落里，有人小声开口：“以前杜芸就曾经帮助凡人逃避神界的责罚，这回会不会也是她教唆的？”

“潍繁，不许你胡说！”杜宇一急便站起身来，“我姐姐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！”

“放肆！”鸣奇仙长呵斥了一声，立时有两个金甲力士把杜宇重新摠跪下去。“潍繁你也住口！”鸣奇仙长为示公允，也顺便训斥了自己孙儿一句。然而从大殿上众神的表情，杜宇已经清楚地看出，自己此番只怕真要连累到姐姐了。

“此事与两位仙长都无关。是我蒙蔽了杜宇仙长，骗他和我出海的。”一直默不作声的阿灵忽然磕下一个头去，“他只是想看看银河而已，却不知我内心里想操纵贯星槎回归西海。”

“是吗？”鸣奇的眼中闪动着探询的亮光，直直地望进黑衣少年的心里去。然而阿灵却始终从容不迫，口齿清楚地说道：“是我建造的贯星槎，也是我探察到洋流的方向，哄骗杜宇仙长和我一路

的。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要拉上他一路呢？”鸣奇追问着。

阿灵犹豫了一下，苍白的手指紧紧地攥在了一起：“我想骗他和我一起去西海……然后以他为人质，好跟你们交换我的自由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杜宇插了两个字，终于没有接下去，内心里忽然一片恍惚，不知道阿灵所说的究竟是真还是假。

鸣奇仙长不易觉察地笑了，黑衣少年的谎话说得并不圆满，不过鉴于目前西海仆役中涌动的不满的暗流，这个借口已经足够。

“各位少待，我这就去请示天帝的旨意。”鸣奇仙长宽慰地向杜宇一笑，转到了屏风后面。只听窸窣窸窣的龟壳声响，卜筮的仪式已经开始。

看到那安抚的笑意，杜宇的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可是，阿灵……想到这里，杜宇的心底渐渐地泛上懊悔来——他刚才居然怀疑阿灵的动机！可是现在，那一瞬的犹豫已让他失去了开口的机会。

一炷香的功夫，鸣奇仙长从屏风后转了回来，手里拿了一片龟甲，向两旁的神人依次传看，上面的裂纹正显示了天帝对这个事件的最后宣判。

杜宇只觉得自己的额头上全是冷汗，脑海中飞快地转过无数最坏的念头，这短短的瞬间，仿佛一万年那么漫长。终于，等所有的人都传阅了那片龟甲，鸣奇仙长才宣布了判决：“杜宇骄纵不羁，行为不检，幸未酿成大错，着闭门思过三月……”

只闭门思过三月，杜宇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，尽管耳中听到了些诸如“天帝还是念他姐姐旧情”之类的议论，他也满不在乎地装聋作哑了。

“……鳖灵身为妖奴，不思报效，竟欲挟质私逃，其罪难恕。着处以雷击之刑，以儆效尤！”鸣奇仙长的声音，照本宣科，还是一样地没有起伏。